

# COVER STORY

「什麼聲音？閃電雷鳴？暴雨？槍響？鞭炮？還是說長道短的人聲嘈雜？一輩子任誰也甩不開這些擾人的。」舞台上陣聲響，魏海敏所扮演的孟小冬噙起一段內心的獨白，情境般的序曲音樂迴盪在劇院裡，一幕幕追憶孟小冬台前幕後的生命。

## 新編與傳統交融 三種聲音扣人心

《孟小冬》是一部京劇歌唱劇，舞台表現不只是演唱會；在台前與幕後的角色交錯間，臺北市立國樂團也是演員，孟小冬一生的故事在音樂中開演。整齣戲的音樂以作曲家鍾耀光的新編曲和傳統京劇唱腔為兩大主軸，孟小冬的心聲、扮角唱京劇老生、傳達心中梅蘭芳的京劇旦角唱腔，三種聲音交織於劇院內，構築孟小冬的人生戲。

從《四郎探母》、《遊龍戲鳳》、《捉放曹》、《貴妃醉酒》到《搜孤救孤》、《洪洋洞》，京劇唱腔老生、旦角交錯轉韻，鍾耀光新編九首樂曲，根據編劇王安祈描繪孟小冬內心情緒所寫的詩歌編曲，在呼應京劇唱腔的同時，融合整個故事的情境，拉出一條鮮明的音樂軸線，反射出孟小冬身為女人的心境。鍾耀光表示，這九首樂曲各有獨特的風格，只有一首模仿二黃曲式，其餘都近乎音樂劇的形式。

## 京劇音樂為符碼 現代樂寫情境

他說，新編音樂在全劇的角色宛如電影中的情境音樂，著重孟小冬的內心描寫，部分段落甚至保留京劇音樂的音形，利用京胡等中樂器特有的韻味，加強鑼鼓；旋律則從京劇唱腔中尋找有個性的素材但運用西方浪漫表現形式，技巧性使用一些京劇音樂符號或意象，編曲襯托情境意味濃厚，主要是營造情感世界的氣氛。

換素服、簪白花、戴孝巾，

一步一步、走向梅家大宅門。

腳蹤兒、從未踏近這門第

心兒裡、卻已早有千百回行。

一路上、心不定

轉過了、小池塘、三岔路徑

他每夜晚、曲終人散、歸家時、必由此行經。

向左行、花陰深處、是梅宅大院

右轉身、我梧桐院落、月影沈。

我想知道、他踏月歸時、可曾左右顧盼？

我想知道、他行經此處、是怎樣的心情？

好幾回、我靜待在、三岔路口、隱身樹後，

遙望見他、迎面來、我欲待相迎、又卻步回身。

從不想現身、將他攔阻、將他問

我只想、看看他、可會駐足、暫稍停？

倘若他、車輪暫住、車簾輕揭

樹後的我、止不住、笑揚唇、任憑熱淚流入唇。

倘若他、車未停、直驅左轉，

我頓覺、寒瑟瑟、任是春深、也遍體如冰。

只剩下、一彎冷月照孤零、人影相伴、獨自歸來  
獨自行，

唱一曲「一輪明月」到天明。

九首新編音樂交織出孟小冬的現實人生，每一首寫一段孟小冬的心境，描繪她生命裡的一段故事。從她與梅蘭芳的情感寫到她和杜月笙的結合，編劇王安祈化為一行的文字，——刻畫名角台前幕後的心路歷程，鍾耀光對「梅家老太太喪事給孟小冬帶來躋進梅家的機會」特別有感覺，「它讓我非常感動」他說，從字裡行間可以看到孟小冬對梅蘭芳的情愛有多麼深刻，為了看梅蘭芳一眼，隱忍的孟小冬只想躲在樹後，心情隨著車輪左右而起伏。鍾耀光由現代音樂著手，如同韋伯音樂劇般的歌唱方式；有些時候也像藝術歌曲的唱法。他說，音樂形式的轉折對表演者就是大挑戰；而每一景音樂在現代和傳統間交融，對作曲家也具挑戰性。

## 北市國演兼奏 音樂樹立新腔典型

鍾耀光指出，這次一部以音樂為主又兼具戲劇張力的製作，臺北市立國樂團此次跳脫「配樂」的角色，全團在舞台上透過燈光設計，其中，樂團演奏者還藉由口白分別或集體扮演當年戲台前後工作人員，與國光劇團數個演員交融出舞台和現實人生的好戲。他認為，《孟小冬》的跨界合作可以樹立一種「新腔」的典型，對音樂創作而言，既保留京劇美，又極富電影情境音樂的浪漫，遊走在現代和傳統之間，塑造唱腔的新形態。